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正存稿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

清正存稿卷三

宋 徐鹿卿 撰

表

三月以磨勘轉承議郎夏四月到任謝表

伏以投閒雲壑空懷畎畒之忠錫命天庭忽肎麾符之寄縮五六年而成近次越三百里而為便家被上旨以促行進邦民而布令臣其中謝伏念臣某資材愚下學術空疎忝竊甲科初乏洋洋之對驅馳外服了無赫赫

之名屬端平更化之初察小吏勤身之故過推邑最獲
玷朝紳一從陛列院之班再轉備西樞之屬衆論已疑
其超躐宰司更預于謨謀感造化之曲成恨涓埃之莫
報嘗因登對冒貢狂愚聖度有容頗是齊賢之四説他
人不省過尤蘇軾之多言苟泰道之包荒領祠官而遠
引丹心日皎榮念灰寒敢圖寸朽之不遺特許方城之
自效載瞻封域實介江閩疇昔瘡痍未加鍼砭祇今疥
癬復費爬搔正憂疆埸之多虞可使蕭墻之易動況利

盡而忍加抉擿兼楮輕而無策稱提共知局面之難扶安得盤根之立剖自慚庸謭誤入選掄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坤轉乾旋海涵春育兼收並蓄無材不入於甄陶一視同仁雖遠亦知于畿甸厚根本之培植憫田里之歎愁謂臣近在鄉關必稍諳于土俗知臣奮由寒畯或粗達于人情乃棄短而取長俾承流而宣化臣敢不俯殫駑力仰荅鴻私憑仗國靈彌渤海帶刀之習奉承詔旨慰山東扶杖之思免求一分之寬以蘇千里之急

十一月視印于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表

近日長安甫祝釐而西去觀風江滸誤將指以東來循墻莫遂于懇祈入境具宣于寛大俯慚忝竊仰戴生成伏念臣空抱古心豈堪世用少遊塲屋忝一第以為榮壯践仕途蔑寸功之自見當路過為之汲引明時曲示於收羅由凋邑以登朝起祠庭而予郡固未嘗違道干譽亦不敢因公病私偶無得罪於軍民安有隨車之老稚殆饑渴易為於飲食非涓埃可益於海山入玷郎闈

躐陞省闥上恩深厚但知空臆以盡言世論巉巇必欲
索瘢而洗垢絲毫無此天日臨之置散投閑正尋盟于
鷗鷺取長捨短忽促駕於騏駰固辭非所以效忠冒進
又幾於鮮恥莫違淵聽祗拜溫綸饑歉頻年曷給馬牛
之運流離滿野孰安鴻雁之居曾是幺麽可供任使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與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念臣
意在愛君忍終加於棄絕察臣才非經世尚粗竭於拙
勤畀以皇華責其後效臣敢不盡忱體國悉力為民一

江數千里風寒諒書生之何補九州四十三屬邑庶濬澤之周流

冬十月甲戌到任謝表

非才護漕職有愧于兼三改命詳刑恩許令於共二仍通班于中秘示增重于外臺祇拜寵光首宣寛大臣某伏念臣孤蹤寒遠陋質迂踈文不足以為國之華勇不足以敵王所愾其言皆平平之策非過激而難行所至無赫赫之名期相安於弗擾比司飛輓適值饑荒㣲莫

能求祇負距心之罪稟微可發空懷汲黯之忠況復攝
官尤虞非據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自顧何裨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信非得已猶念公家之久匱恪遵渙汗而不
移雖粗寬于一分常懼盈于百謫安能鞭箕徒有管窺
必先足正額之鹽乃可通浮鹽之運果能禁上流之稅
亦何害免稅之征欲求斡旋通變之方當識本末重輕
之理方籲天而丐免忽易地以周諏由漕而刑均號觀
風之選自江而浙益增近日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無求備于一夫每哀矜于庶戮謂毫芒析利毋庸責效于書生而囹圄未空姑俾盡心于臬事失之于前者將收之於後尺有所短者或寸有所長察樽櫨宗桷之殊施忍毛髮粟絲之輕棄臣敢不仰承欽恤俯念捫成山嶽震摇可但令行于屬部乾坤生育終期德洽于民心

戊午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書帷夕説閱日未幾易晝芒寒自天有隕神筆一施于潤澤草茅倍長于聲光目盡駭于榮觀手不知其自舞

臣其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恭以我宋淵徽之家學每
因暇日游戲于法書有如私室之扁題尤示聖恩之優
異或野處責詞臣之第或茂功旌勛舊之門藏在名山
具存㬎典歷數西江之盛事於昭列聖之宸奎太祖表
洪氏之義居光堯書萬里之齋額然名德乃膺是眷豈
幺微可擬其倫伏念臣少也多竒長而無述短檠二尺
妄窺往聖之微言破屋數間近守先臣之故址茍焉葺
理于以藏修讀書之眼已昏負郭之田何有謂學問求

放心而已而貧賤庸玉女于成得一善則服膺食知其味恐多財而益疾獨遺之安英華自咀于窮年夢寐不怠於清夜淡而弗厭樂以忘憂此微臣飭已之私亦古者刑家之意輒因閼燕乞假寵靈方虞鈇鉞之誅忽委琳瑯之賜色齊南斗奪星軫之光芒勢聳乾龍煥雨旟之晶彩增盤谷山泉之重貫豐城干莫之精陽和不擇地而施海宇舉聞風而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包萬象天縱多能心上經綸本廣厦細旃之論毫端造化回

冰崖雪屋之春凡陪虎觀之清遊隨探驪珠而必獲察臣研精磨鏡之帖憐臣當躬耕隴之勞爰須肆筆之書下飾窮山之陋臣敢不祇承帝賜仰對天章六字寶傳與六經而俱壽百金産薄期百世以流芳永垂訓于子孫庶酬恩于君父

五日到任除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副使謝表

伏以班著罔功已斷驅馳之夢麾軺假寵躐升論譔之

聯荷帝力之無私感臣生之易老僘臨封境祇布寛條臣中謝竊以行都歴百年以來扶風為三輔之勝内拱京邑固根本以為先外餉長淮峙糗糧為尤急實為表裏之重寄必得文武之兼才伏念臣寡過未能早衰多病曾微片善可為蠹木之容徒有樸忠顧效采芹之獻遄逢盛際親簡睿知密司省闥之彌綸進侍細旃之講論而臣才非穎脫識陋管窺大不足以扶植紀綱小不足以變通財計要其本意惟曰弗欺未殫螻蟻之忱俄

嬰狗馬之疾祈閒累疏誤渥自天廣内凝嚴除職密聯于書殿吴門咫尺勉行昭布于奎宸生蒼顔白髪之光煥畫戟清香之色是非常制允為殊恩祈鎮撫之無難且轉輸之未絶必民與官樂為市乃不孤招糴之名必州視縣如一家乃克全厚下之實惟寛足以革暴惟静足以彌紛退甦譾能曷稱隆委兹蓋恭遇皇帝陛下陶成庶類器使羣工知臣薦試外庸熟田里艱難之務謂臣曽汚中禁識冕旒憂顧之心責以新榮責之後效臣

敢不俯殫駑力仰答鴻私黄霸務在安民誓將自託汲黯不能任郡終願歸休

戊申磨勘轉朝散大夫謝表

輔郡承流慚罔功于下考銓曹會課誤增秩于中行僥踰六品之陞優渥九重之賜祇膺渙汗凜極臨淵中謝伏念臣徒守孤忠曽微顯績日塵班綴病軀久倦於驅馳恩畀麾軺詔肯弗容於避免蒙潤于京師九重之地繫心於吳門咫尺之天毎畢力以支持僅與民而安静

抗疏累祈于閒散予環賜被于褒嘉十一等為大夫開
唐戟户二千石有治效忝漢璽書揆積歲以奚勞迺逢
辰而加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庶政磨勵羣工獨
總權綱内外任分于種蠡公行信賞循良庶得於龔黃
綫長每務于甄收綿薄亦叨于明陟臣敢不誓堅素履
虔答鴻私名器不假人欲辭榮而未遂謀猷則告后雖
歸老以無忘

供兵部侍郎職謝表

伏以軵居出守已愧罔功禁槖論兵忽叨誤渥宜退而
進荷寵若驚中謝竊惟歷代之建官莫重六曹之分職
屬時立武尤急司戎調補簡稽總尺籍伍符之衆論思
獻納扈屬車華蓋之間必得通才始堪妙選如臣者地
寒無挾材竊非長人之有善心好之庶幾寡過少不如
人今老矣自揆何能三載巖栖寸心灰冷值改調于化
瑟乃首被于招旌由省闥而陞列卿侍經帷而攝銓選
簡知深厚報稱蔑聞疾久苦于采薪符遽膺於分竹强

顔扶憊累疏投閒望之非雅意於本朝汲黯自不任於治郡予環屬爾簪筆隨之禮方謹於循墻召弗容于俟駕神武之德廣運固上稟於明謨軍旅之事未聞終難勝於任責或者攸司之清簡正昭大度之優容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乗時威靈及物修車備器將恢內修外攘之功連茹拔茅聿致小往大來之慶故雖不媚司馬之法亦許攝登祈父之聯臣敢不興起懦衷對揚休命知軍容萬里歎有忝於儒生舞干羽兩階庶助成于

聖化

供禮部侍郎職謝表

伏以典三有命許汙法從之班共二非才更忝成均之寄承恩激烈揣分凌兢竊嘗考有虞載籍之傳遡盛帝疇咨之意以禮化最關於治本故選掄特重於他官伯作秩宗所以重寅清之任夔教胄子所以隆溫栗之風苟非其人曷稱玆舉如臣者受才不穎涉世多艱早嘗備省闥之彌綸晚乃侍金華之講論寸長蔑有一念不

欺久病支離僅固筋骸之束故書忘廢始知口耳之非守藩屢丐於歸休造闕莫違於威命吹竽戎部疊組儒官涓埃何補於高深負乘祇慚於玩愒周官六卿分職率屬均參禁密之司禮儀三百待人後行益峻清華之職寵踰其分人謂斯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羣工手提妙造地蟠天際儀文昭煥於兩閒魚躍鳶飛德化陶成於萬有不求其備善用其中謂臣粗謹司存姑俾攝承於邦典知臣斷無他技或能勉率於諸生是使妄

庸亦叨簡記臣敢不對揚殊渥激勵壯懷屬車華蓋之間誓攄忠之自效稽古禮文之事庶盛際之親逢儻少答於鴻私即願歸於農畝

庚寅宰執宣賜御製忠邪辯謝表

類別薰猶正人心之趨向訓垂琬琰覩聖意之宣明回剥窮復反之機導否極泰來之運雲章敷錫風化聿新竊聞忠邪本不相謀是非斷無兩立知人則哲在帝堯猶以為難觀行聽言雖孔子未之能信然疑似之多端

易惑而虛靈之方寸莫欺果使清明之在躬何憂黑白之易位欲其論定惟以事觀阿意苟容者必禹光犯顏敢諫者即王魏附伾文則寧復念國忤恭顯則決非為身弘也詐而舒也純陸以忠而裴以佞至若和同周比之相悖泰驕義利之不侔氣類各從肺肝如見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如尺寸權衡付之至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陶鈞更調琴瑟青天白日灼知三宅三俊之心履霜堅冰早置一陰一陽之辨懋緝熙於聞燕取鑒

戒於元龜聖謨昭黼黻之光才品惡紫朱之亂儆於有位精以承休昔紹興頒戒石之碑諄諄厲節乾道製用人之論凜凜明邪復見祖風大闡世道臣敢不益嚴三畏堅守四維大哉言一哉心若常近咸顔之側有諸中形諸外毋少萌毫髮之欺

丙申除直秘閣依舊浙東提刑兼權浙東提舉謝表

旨曰昔姚崇之告玄宗謂能擇十道按察使則天下

不勞而理朕嘗三復斯言以為有國之本大治政繇
吏民之不相習使部使者得人則異於是故每出節
臨遣必謹之重之非師論允穆者不以授爾挺姿有
堅持之操賦政多豈弟之規將漕江東凜有風績肆
疇爾庸命爾易節於浙左夫王良造父之鳴和鸞逐
水曲罔不中節者人馬相習也爾於使事其知習矣
即所以驗於遠者施於近於為政乎何有往哉尚迪
時命無違

長安日近甫昜節於外臺辟壬府天低復㳺班於中秘捧
温綸而有耀覺凡骨之頓輕載惟五星聚奎之祥實啟
列聖尊儒之治自端拱崇文之置院逮元豐延閣之錫
名寶訓森羅隅人間之風日道山嚴邃矗海上之煙雲
入館者榮於登僊寓直者謂之貼職必有淹該之彦始
膺殊異之褒伏念臣愚不識時志徒嗜古塲屋舉子之
作姑以決科瀛洲學士之聮何嘗入夢自驅馳於官鞅
愈汨没於吏塵鶩行抱成案而前但箱紙尾螢案照遺

編之字久負初心荷洪造之曲憐叅繡衣之直指文書盈於几正慮徧覩之難訟牒裝其懷深覺早衰之遽曽是皇華使臣之在隰亦依青藜太乙之餘光葢臯陶由稽古以明刑而不疑以通經而斷獄將俾勿忘於素業忍令自絕於清流臣敢不益讀未見之書求為有用之學校讐天禄半生已愧於儒紳講論石渠他日倘承於帝側

遺表

誥詞云夕拜瑣闈未絶塗歸之筆夜移舟壑驚聞淪謝之言雖百年旦暮之常嘆一代風流之盡爰加愍飭式示寵榮具官某用世通才識時宏蘊其清規可以厲俗其姱節可以尊朝持槖甘泉人稱名從論説東序士得明師朕方興前席渴見之懷爾已遂飾巾待終之願宿儒可備顧問誰其嗣之老成尚有典型今其已矣叠四階之優贈陞次對之華稱用書銘旌永賁泉壤

生必有死殆猶夜旦之常主爾忘身敢為存亡而改望闕庭而永隔戀軒扆以長鳴假息須臾輸忠萬一臣某悲哽悲哽頓首頓首伏念臣禀資戇直奮跡覊單㓜學壯行粗有聞於師友臣忠子孝期無負於君親先皇帝擢之甲進士之科聖天子置之百執事之列非稱天朝之儀羽敢陪省闥之彌綸建長策遇明時莫裨國論有嘉猷告我后屢觸宸嚴凛冰履之自危揭天光而下照險夷萬變精白一心將指外臺薦被皇華之臨遣守藩

右輔更勤細札之趣行計薄末上於甘泉羶席已前於
宣室追趨瑣闥密勿經帷夙夜寅清何補禮文之闕日
月獻納曷憚侍從之勞而臣福過災生老將疾至精神
困之恍惚形骸寖以支離危衷未動於矜憐孤迹近煩
於全護要藩華職有光出晝之行閒館珍臺徐賦祝羶
之禄冀專精於藥石或收效於桑榆去國兩年扣閽累
疏骸骨之乞弗遂膏肓之疾已深非敢私螻蟻之微所
愧乏犬雞之報心勞形瘵知無路以更生血瀝肝披願

有言於將死伏願皇帝陛下清心寡慾明目達聰昭德以照百官益嚴紀律撫辰而凝庶績罔忽幾微定國本以建久安之基肅朝綱以杜旁落之徑使聖治謹終而猶始則大邦雖舊以維新臣語短意長形留神往威顔益遠持荷空想於前麈王愾未忘結草尚希於後效

清正存稿卷三

清正存稿卷四

宋　徐鹿卿　撰

講章

八月戊寅進講尚書讀九朝通畧通鑑綱目

禹貢梁州一段云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異非區區從事於章句訓詁而已讀禹貢一書當知古人所以為民除患者如此其勞疆理天下者如此其廣立法取民者如此其審尊所聞行所知不至於古不止也載惟

我宋以仁得天下版圖之舊無九州而盡有之南渡至今所存者獨揚荆梁三州至徐則僅存一二昔漢光武披輿地圖喟然嘆曰天下郡邑如是今始得其一陛下聖學髙明能無興念及此乎且古之梁今之蜀也乾徳下蜀之初天戈一麾列城按堵數十年間三關為夷塗劍閣為平地生靈為魚肉文物為灰埃士無歸宿之鄉民無安集之所兵革之患慘於洪水感時思古撫卷長歎安知無如鄧艾褁氊之謀乎安知無如逆曦猖狂之

計乎惟能以光武之心為心則雖盡復禹績有不難者而於保蜀乎何有

十二月戊辰進講

卷子論五子之歌其一曰至雖悔可追云臣觀此歌五章文義首尾相續一章二章雖止於詠述皇祖之訓而太康之失不可掩矣三章四章若曰累朝都邑之盛如此前人典章治具之懿如此今以不守先訓之故皆不能保是誰之罪歟五章則敘其顛沛無依之狀若其過

在己而無所自容者一何溫厚感惻之深耶因是論之三聖相承先後一意曰可畏非民曰非衆罔與守邦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而欽哉一語乃其傳心之密旨禹之所以訓子孫即堯之所以告舜舜之所以告禹者也大凡敬心肆心不能兩立此長則彼消此入則彼出治亂之端於是分焉惟其敬故真見民之可與守邦真見民之為邦本真見民之可畏可近真見民之不可虐真見民之能勝予雖兢兢業業猶懼不敢自暇逸以

縱其欲乎惟其肆故以聲色遊田為可樂而民之勞擾不恤也以飲食宮室為可侈而民之寒餓不顧也方其未見也民之怨氣滿腹而不知圖及其既見也覆宗絶祀而悔無及夫以累聖久安之天下太康一溺逸遊之好其禍且如此況事變轇轕人情憂危之時乎噫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臣請為明主再三誦之

癸未進講

卷子論湯誓至罔有攸赦云臣聞聖人之心天而已矣

故觀聖人處天下之變不于其迹而于其心升陑之師何以見湯之心哉方其起伊尹於畎畆之中聘幣三往而不憚豈無故而然耶尹之幡然而改也亦曰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則君臣之意固有在矣湯之拳拳於尹如此及其至也乃使之就桀蓋謂桀之惡念已極惟尹庶幾能回之想其適夏之際所以開陳堯舜之道敷繹皇祖之訓者無所不至必將曰德不可滅威不可作也民不可勞財不可聚也一往而不可則至

于再再往而不可則至於三四五湯之所以望桀者何如哉及其五反而卒不悟則天意可占矣然後伐夏之謀定豈湯之得已乎商之民日涵泳乎湯之仁而夏之民不得以同其仁非天意乎商民之所見者私於一國湯之所見者公乎天下此湯之所以無間於天也雖然動以天矣而猶曰有慚何哉蓋君臣天地之大義不可犯也一有小異則其心自有不安焉者矣善乎先儒之言曰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

而已臣既明湯之心復援此以曉天下之為人臣者

手記云讀通略開寶二年六月及十月至段思恭知靈州奏曰古人皆以事業進身自科舉法行寒士舍此無以自進自成童而上即弊心力於場屋不切之文遂至臨事輒敗馮繼業守邊自謂非已不可太祖一用段思恭果能稱職自此邊將豈復敢肆其驕哉今邊方為繼業者多矣惟陛下稍革科舉之弊以事功責天下士亦何患無思恭哉

己未進講

卷子論禹貢雍州一段云臣聞開闢以來洪水為天地間最大患天生神禹出而當之非於大綱領所在卓然有見足以御夫滔天方來之勢則雖殫智慮窮心力彼湯湯浩浩者將不勝其治矣禹蓋深察乎此者故其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所謂大綱領故自雍一州而觀則渭為大既導渭以入河則涇可使屬于渭漆沮可使從于渭灃水可使同于渭大有所入則小

有所歸用力省而成功愽矣合九州而觀則海為大川次之能決九川以達於海則濬畎澮而至於川亦易矣聖人所以禦大菑扞大患者其所識者大也人主之治天下亦然當衆弊轇轕之餘而聖明適當其會轉移闔闢果將奚先任洪碩以總機務而大臣舉四方萬里之治屬之於監司郡守擇威望以專閫寄而帥閫以扞敵禦侮之功責之於列屯守將選通才以主邦計而版曹以理財正辭之事分之於司農外總絲牽繩聯領挈裘

順是亦使畎澮達川九川至海之智也不然役役於常
程細務之間而綱領所在不深致意則自處者小矣何
以障大勢之趨乎臣敢於九州之末備論禹所以治水
之道而終之以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

冬十月壬戌進講

卷子論禹貢導山四條云臣觀禹貢一書載禹治水曲
折既以九州之山川各附其境又總導山導水而聚見
於其後互相發明而施工之次第畢見矣王肅則有三

條之說岍為北條西傾中條嶓為南條鄭玄則有四列之說岍為正陰列西傾次陰列嶓為次陽列岷為正陽列而先儒朱熹以為不然蔡沈祖其意以兩導字分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導岍以下為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傾以下為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導嶓以下為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岷山以下為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其說最為坦明今參合而觀則導岍以至大岳即冀州壺口至岳陽之役也底柱以至太

行即冀州覃懷衡漳之役也西傾以至太華即雍州終南至鳥鼠之役也熊耳以至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導淮之役也導嶓至大别即梁州導漢之役也岷山至敷淺原即梁州導江之役也禹之治水其條理秩秩如此人主之治天下其可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哉

乙丑進講

卷子論禹貢導水九條云臣聞中國山水皆來自西北故隨山始於岍岐濬川始於弱水隨山所以觀其勢濬

川所以導其歸其實先隨山而後可以濬川也疏導之功既於各州見之至此又隨其流派而條列之所以互相發也其間山川地理之名非親見目擊不過誦師傳按傳註非可臆斷至其大義之可以為法為則者臣請得而詳言之夫百川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源又皆在塞外禹隨其勢而先導之欲西者西欲南者南然後併力於冀兗諸州之水自導河以下大抵皆東流矣人主觀之則知為治之道亦惟行其所無事而已也

礙者鑿之壅塞者決之當因者修之當止者滙之當分者播之當合者同之而一無容心焉人主觀此則知隨時弛張之道有不容以執一也川流浩渺若不勝其用力然或入於南海或東入於海或入河以至於海其得所歸則一爾人主觀此則知為善不必同而歸於治則一也雖然是有本焉程顥曰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臣亦曰有大禹思由己之心而後可以考禹貢之法度

乙酉進講

巻子論禹貢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云臣聞禹貢紀禹治水之書也而以貢名何哉夫以四海九州之廣而戴一人焉以為君為其能興利除害而生育乎我也其尊君親上之心每因貢賦而見方洪水之初斯民自保之不暇又安知所謂奉上之禮哉及水患既平六府既修於是而制田賦於是而獻方物在上者盡其仁在下者致其敬蓋必如是始可以言功成治定之懿矣此名

篇之本旨也然聖人之心惟恐一毫之屬乎民以庶土交相正則知所産之不可以槩同以三壤相準則則知所賦之不可以偏重而成賦止於中邦則知貢獻之在夷狄者不可以或强其致謹一意乃所以為制貢之本使人易供而樂輸也後之取民者其鑒於兹
手記云讀通略乾德六年至張洎能伺國主顔色奏云臣聞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而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争詩人以為戒説者謂邇言為近習之言要知凡親密者

之言皆是天下惟親密之言最難察其譽是人也不直致其譽之之詞必委曲以助之其毀是人也不直致其毀之之詞必浸潤以入之人主不察而墮其術中則黒白混淆是非倒置張洎善伺候國主顏色所以自誦其一門榮寵之盛而翻然引退者是必隂覺唐主有厭之之意而假是以固其寵也至於薦湯悦為相亦必其私相朋比之人未幾復召未必非悦為之助而唐主已入其中而不悟也

十一月乙未進講

卷子論禹貢錫土姓至告厥成功云臣聞聖人一身天地民物之宗主也一事之未理一害之未除一物之未遂皆聖人責也方堯之時洪水横流天不得其所以成下民其咨昏墊而不得其所以安其為患何如哉禹以身任胼胝之勞大而山川鬼神莫不寧小而鳥獸魚鼈莫不若水土平矣貢賦定矣五服建矣道化行矣八九年間建如此大功業去如此大菑患定如此大經制闢

如此大風教禹豈自以為有餘哉僅足以塞宗主天地民物之責而已陛下聖徳髙明不下大禹然臨御二十二年視禹告成之時不翅過倍而國本未建邊境騷財計空虛人民離散盜賊竊發幾無一事卓然植立者是必有其故也讀聖人之書當以聖人為法臣願陛下謹思之勉圖之

手記云讀綱目晉安帝隆安三年至燕主盛遣李旱討李郎旱既行急召而復遣之郎聞旱還謂有内變不復

設備奏云急召復遣此乃兵機所以疑李郎也既中其計故至於敗至帝即位以來内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廣陵相高雅之及劉牢之所制朝政所行三吴而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奏云此一節臣願陛下反覆玩繹因再讀一過奏云陛下試觀今日大勢得無有類此者乎尾大不掉已有其象不審陛下與二三大臣曾圖慮及此否

癸卯進講

卷子論甘誓至予則孥戮汝云臣聞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古者於其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以戰言也周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春秋猶書曰王伐鄭今序書既曰與之戰而史之所書又曰與之大戰則扈之不臣亦甚矣啓繼承之初驟當大變乃能親帥六師以討犯分之諸侯其誓師之辭雍容整暇峻發明厲而天冠地屨之義昭然若揭日月此可以見啓之賢真能繼禹之道矣然方是時綱

常素正朝廷素尊猶有如扈之貟固者後世人主其于防微杜漸之道可不謹乎漢至文帝七國之禍萌象已著使用賈誼分王子弟之説亦可以潛殺其勢而養癰護疽至景帝而大決猶幸當時元臣宿將遺烈尚存南北軍與郡國之兵皆百戰之餘尚有可恃不然殆矣若唐天寶以後藩方跋扈賞罰自專官屬自置貢賦自私而天子之尊至於無人無兵無財憲宗宣宗威令甫振而復弛積而不已遂以亡唐又豈特君臣交戰之比哉

由辨之不早辨也恭惟藝祖皇帝風雪之夜君臣從容盃酒之傾神領意會一語之契消除五季之禍根扶植萬世之綱常此我宋家法也聖子神孫所以斡旋宇宙闔闢萬變而消患于未形者可不於此致深長之思

戊申進講

巻子論五子之歌至以作歌云臣聞國之興衰在民民之離合在德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甚可畏也蓋君民之心同一德爾君以憂勤為心則其德日彰而有以

感動乎民心故聚而成國君以佚豫為心則其德日亡而反以拂戾乎人心故散而為仇天位之艱如此太康常一念及此乎皇祖之所以畀付者何如而乃尸其位四海之所以屬望者何如而乃安于逸太康有是德而自滅之民心安得而不貳哉不此之懼方且盤遊無度其遠至於有洛之表其久至於十旬弗反此固羿之所為窺伺也大抵姦臣賊子雖有不肖之心未有無因而動者漢文帝仁孝恭儉人心愛戴如父母七國雖强何

名而敢為亂唐玄宗驕奢淫佚不恤國事安禄山遂得投隙而稱兵是知離天下之心生姦雄之心皆自人主之失其本心始逸遊之樂所得幾何而敗亡之禍貽笑萬世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君國子民者慎毋快耳目之欲而為姦雄之所因哉

復奏乞宸翰云臣生長寒士誤蒙陛下許侍經幄恭覩陛下多能天縱肆筆成書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凡臣子祈恩望賜者無不滿意而去臣於誦説諸臣最為末至

本不當冒昧有請然臣有目眚度不能久事陛下失今不言恐如入寶山空手回也伏念臣一廛四世僅庇風雨有閣曰味書有堂曰遺安欲望睿慈賜臣二扁使得藉手歸見松菊實拜天地之賜冒犯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甲寅進講

卷子論仲虺之誥至舊哉云臣觀堯舜揖遜之風去夏商未遠也而湯反之當其初時桀之凶德熾矣斯民陷

溺於塗炭不容一朝居也湯使伊尹五反五就亦庶乎桀之能覺矣桀既不悛民怨益甚湯不得不為應天順人之舉其心蓋有所甚不忍也既已為之矣然唐虞之事如彼今日之事如此後世必將曰湯至聖也而猶為之則是啓盜賊之門紊君臣之綱自我始也於是忸怩愧恥無以自容然天下之所望湯者豈徒曰勝夏而已其康四海而垂萬世者植基培址正在此時使湯而不以為慙也何以為湯使湯累於慙而不能自廣也亦何

以慰天下之望故仲虺所以開釋其意一則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二則曰商見惡於夏不容已也三則曰湯德在民不可辭也四則曰民望所歸不可遏也天人之責在湯湯豈必留此慙於胸中久而不化以傷維新之政哉凡此皆所以消釋湯不自安之意也然仲虺終不敢以為無慙者亦足以見天冠地屨之義凜乎不可犯矣此仲虺言外之意

甲子進講

卷子論仲虺後段云臣觀此篇前五節皆釋湯自慙之心後三節皆勉湯當為之事蓋人主一心萬事之根本也此心如明鏡如止水則虛靈澄湛軒豁恢廣以之運量酬酢無事不可為一有繫累則芥蔕凝滯如鏡之塵如水之波安能有所立哉湯既勝夏凡所以昌其國懷萬邦裕後昆保天命者皆在此時皆在此心任責重大有無疆之休亦有無疆之恤今乃留一點慙忸於胷中久而不化以傷維新之治始既不謹終無可觀此正虺

之所深懼故先有以釋其慝後有以勉其進自佑賢以下皆其事也至於一篇之要旨則全在德日新之一辭蓋是德運而不息則其用久而不窮不然則慝已化矣而滿心乘之慝則此心憮而有所累當為者不及為滿則此心泰而有所止可為者不復進以湯之聖固非自滿者然臣子責難之言備精粗該本末不得不如是也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湯因所得於虺者而推廣之也能自得師者王諒哉後之明主其可不以湯

為師

戊辰進講

卷子論伊訓前一段云臣聞人主之繼述莫嚴於初成湯所以貽謀創始者其德至矣由之則治違之則亂太甲即位之始乃宗廟神靈之所顧歆羣臣萬民之所觀聽能嗣厥德在此時不能嗣厥德亦在此時欲占他日之治亂惟觀太甲之能嗣與不能耳人心同此愛也吾能盡吾事親之孝以立其愛人心同此敬也吾能盡吾

事長之禮以立其敬即此一念充而廣之由今日至於後日益廣益大益遠益著則始於家而刑於國以極於四海莫不知所愛敬而湯德為不墜矣不然無諸己而欲求諸人不能謹其始而欲責其終是已且不立而欲立人乎哉故謹初者嗣德之要也立愛立敬者謹初之要也雖然始之不善未有能善其終者矣而善始而不克終者亦豈少哉漢武帝唐玄宗是也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臣請繼之曰今王全厥德罔不在終

講畢奏云善始固難克終尤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漢武帝唐玄宗晉武帝之流初年非不可觀一念少差貽害天下貽笑千古惟本朝仁宗高宗孝宗在位最久終始一心度越前代陛下春秋鼎盛加之世道艱屯丙午丁未人多疑為厄運臣願陛下日新又新日謹一日上畏天命下畏民嵓則治平之懿當與三聖齊休而儷美矣

癸未進講

卷子論伊訓後一段云臣謹按伊訓之書始言桀失天下之易次言湯得天下之難次言前人之垂憲者為必當守終言天命之難保者為必當畏而又咨嗟歎息喚醒太甲而告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此正一篇之要旨喫緊用力處也蓋雖有如是之良法如是之謨訓而吾身本原之地一不加敬又安能御於家邦而對於前人哉想是時太甲雖煢煢在疚而縱欲之端尹固有以密察之故思有以遏其萌而杜其微此大人格心之學也

雖然太甲中才之君伊尹所以望之者猶不敢怨若夫臣子遭值聖明則責難之義又當何如哉臣嘗卽惟德罔小惟不德罔大之言而推廣之曰舞不必常歌不待酣但逸樂之間微有失節非祇也不必致狄貨色不必旦旦遊畋但芭苴之蹊一線未絶燕安之鴆一息不徹非祇也聖言雖不侮而亦未達於用忠直雖不逆而亦未見於行耆德雖不遠而私議或在于王宮頑童雖不比而異服或汙於宮禁皆非所謂祇也災祥之判治亂

之分不在天而在身不在著而在微嗚呼敬之哉敬之哉

戊寅進講

卷子論咸有一德前一段云臣按自伊訓至咸有一德皆伊尹訓太甲之辭而時有先後語有淺深其節凡四奉嗣王祗見厥祖明言烈祖成德以正其初其辭雍容不廹此一時也至於王惟庸罔念聞則戒以無忝厥祖戒以無越厥命以自覆戒以無俾世迷辭愈切此又一

時也及其悔艾深至始告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蓋直告以用功下手處此又一時也洎復政告歸然後以精微傳心之蘊空臆而盡言之而名之曰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涵揉切磨具有次第而其大要則不出此一而已何謂一曰運行而無息純粹而無雜貫通而無間莫非一也而有常則大體焉合而觀之則德在初者此一之基也慎乃儉德者此一之修也允德協于下者此一之充也至於此篇曰常德又曰庸德則知其不容息也

曰德惟一又曰德二三則知其不容雜也曰天佑民歸曰吉凶災祥則知其不容間也諄詳懇到愈精愈密其意蓋以嗣王克終允德固萬世無疆之休然師保既歸而寒之者至則有時而不常矣不常則前日之功間斷而不續不可以言一矣是善始易慎終難作聖作狂一念間爾君天下者可不戒哉

辛酉進講

臣聞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異執經入侍者必有以發

明正理開啓上心然後可以無愧所學訓詁云乎哉抑
誦說云乎哉四牡一詩為勞使臣作也生民休戚係所
遣之是非官吏臧否觀於使者之得失不難於勞而難
於遣周人於此何其慎重之至而不敢苟哉方其行也
則寵以禮樂之華勉以咨諏之寄及其還也則又述其
勞勩不遑暇逸之勤而念其思親思家之意歡欣悅懌常
浮於言意之外臣子奔走於原隰阨險之間而微勞片
善坐見於黼座蝴蜎之邃何其盡人之情記人之功纖

悉至到若此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臣子寧有見知而不說以忘勞者哉王澤旣微古意漸盡遣者旣苟勞者亦厭往往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纔有尺寸之權可以藉手則無非毒民厲衆之事旣不知所以遣之借曰勞之亦徒以為欺而不足以為惠矣今宜追倣古意嚴于遣而勞行焉我朝盛時鮮于侁嘗使京東旣又再使司馬光嘆曰一道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由今而言一遣已病況再乎一人已多

況百乎張詠守金陵范延貴一殿直爾詠問天使沿路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邑宰張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問其故曰驛舍橋道全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肆無賭博市易無喧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是知其必善政也詠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古道既薄上下往往交相為瘉有採訪人物於一殿直如詠者乎有天使過邑而縣宰不識者乎是可嘆也雖然臣豈敢謂今世遂無其人

哉精遣而後勞之是在陛下一轉移間爾

癸巳進講

臣觀遣勞使臣之詩二篇相為首尾臣于前篇言當遣而後勞蓋以遣重於勞也夫使臣之職惟以詢訪為先務人主以求賢自輔為心則可以自廣其聰明人臣以訪善報君為心則可以輔成人主之德意將命而行靡不周徧四方萬里皆如在畿甸之間斯謂為不辱君命矣然嘗觀春秋傳穆叔之言曰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

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雖各有意然皆欲其訪求善道同歸于正而已夫茍正直恭儉不以言則非咨善矣人倫天倫不以明則非咨親矣孝弟忠信不以白則非咨禮矣田里愁歎不以聞則非咨事矣水旱盜賊不以達則非咨難矣志不在于善道而以擿發隱伏為能以浮言單辭為信以欺誑生事為心則臣恐壅上德賊生民將自遣使始豈周人詢謀之本旨哉惟明主重之

丁卯進講

卷子講常棣至烝也無戎云臣觀此詩八章說者皆知其欲篤於兄弟固也然不察詩人起興之本旨則猶未足以言詩也夫一篇之中所興者二以常棣興則見其衆多相輔一氣同枝自相親倚非有假於外者天性也以脊令興則見其飛鳴動搖出於至情不能自舍非有所待於人者亦天性也知二章之所以興則其餘六章之義可識矣蓋兄弟天倫也天理不可泯則兄弟不可

離是皆自然而然動於中而不容已者周公閔二叔而
誨之使非本諸固然之天以感發其至性則雖欲强為
糾合庸可得乎若餘章不過反覆鋪陳使知是理之不
可不深體而有以見凡今之人皆莫有過於兄弟者也
何以明其然哉死亡之可哀惻然懷思而致其情者兄
弟也急難之不料樂於叶力而盡其助者兄弟也外侮之
侵凌相與扞禦而不敢避者亦兄弟也皆所以深言兄
弟之不可及也至於他人則雖有矜憫之情逮勢力稍

不及則有相視長歎息而已矣利害稍相涉則有遠避
不敢近而無復致其力者矣天真所存其可誣哉臣故
首及之以發詩人之本旨云
口奏云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
言亡慨然形於傷嘆如此必其心大有所感動者然則
天理人心之際凡有似此者豈得不惻然興懷哉
冬十一月己卯進講
卷子論常棣至末章云臣觀上五章皆反觀展轉以致

其情言兄弟至親不可暫離而終可托可恃者以其為天屬故也所謂出於天之本然者也至此則又反其言辭世俗既降方喪亂則思兄弟及安寧則懷友生是謂於所厚者薄而失其本心矣因是心而糾合之誰能不自反乎既又為之旁證曲喻以盡其情飲燕樂矣然非兄弟皆至則其樂不足慕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樂矣然非兄弟翕合則其樂不能深久樂至於可慕可久皆由兄弟而後致則知兄弟信非他人之可及也然自二叔

之變雖以至親且日以衰薄推而至於九族則薄益甚矣其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是乃失其本心糾合之道若止以言辭諭之未必信其然也又謂宜室家樂妻孥而後兄弟之情可久試究竟而深圖之其道豈不信然哉周公親親之心於此可謂至矣然有不幸而遇天理人倫之變者宜何如哉象之於舜是自絕於天者也孟軻乃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臣以為親愛之迹或有所不能及而親愛

之理則不可一日忘此念一存則一家仁一國興仁矣此舜之所以與天合也惟聖明念之

己亥進講

卷子講伐木一篇云臣竊觀周之盛時所以治安千百歲而不可拔者正以大綱小紀詳法略則足以為後世憑藉扶持之計故也其後小雅盡廢至於蕩蕩無綱紀文章卒至於徒擁虛名而國非其國矣今聖祖神宗精神心術之所建置櫛風沐雨之所經營者至於近年百

度浸已廢墜不舉所恃以為安者僅有累世仁厚一脉而四牡之君臣常棣之兄弟伐木之朋友故舊所謂建三綱以為綱立五常以為常猶幸無恙爾若鹿鳴皇華天保采薇出車杕杜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彤弓菁莪之類或荒鄙而不脩或廢壞而不復而上安下恬視為不切慮不動於耳目幾何而不至於小雅盡廢哉扶持脩飭要當汲汲而圖之臣以為當自君臣朋友兄弟凡有關於綱常之

大者先致意以明其本而以忠信孝弟廉恥禮義諸詩相與修輔而維持之則小雅庶幾可以漸復矣此乃緩而實急者惟聖明深念之

戊辰進講

卷子講天保一篇云臣觀此詩自三章以前皆以天保定爾為首蓋言天之所以保安於君者無一不至且進進而未已山川之高深岡陵之廣大日月之光明松栢之茂密皆未足以形容其福之盛至若四時豐潔酒醴

以事其先王先公者神亦降之福而神之來格者皆詒爾以福斯民質實無為但日用飲食而已言羣黎百姓皆助爾而為福也至此則天地兩間山川鬼神莫不錫之福此固天之所保定於我君之本旨也雖然天之錫福於君者如此則君之所以受福於天者固無窮矣然臣竊謂君之所以自求多福者猶有在焉仰體列聖仁厚之意則生不傷厚不困者一念不可忘也深察内外是非之分則進忠厚退浮薄者一事不可忽也天下之

事固衆矣是二者尤為集福之本臣請得終言之

十二月乙未進講

卷子講采薇一篇云臣竊謂興兵動衆人情之所甚難也苟無其道尚安能强之必我從哉易之兌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然後知古人使民輕於犯難者以明夫說之道也故遣使之詩必先使天下曉然知用兵非我之本意又為備述其勞勤困苦之狀如親履其地而親見其事雖曰託諸

戍役之自言而實則以明我之深察其情也其有不說
以犯難而忘其死者哉此可以觀詩人體物之心矣

清正存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正存稿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

清正存稿卷五

宋 徐鹿卿 撰

文

復齋記

士莫病於過莫善於復非過之病過而不能復者病也何謂復人欲去而天理還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理耳彼其旦晝之梏亡是五陰之剥也平旦之清明是一陽之復也復而固之其為臨為泰也孰意復之

者甚微而梏之者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其得為人矣乎人而欲充其所以為人之理則毋恥於過毋吝於改過無過則無復復者過之反者也非必曰一言之差一行之失而後為過也理即心也心即天也使吾胸中所存揆之於理微有一毫之不相似則過矣過則必知知則必復復則必固固則與天為一矣是故一念之悖于理者皆過也一念之還於理者皆復也復非自外至也惟能不失其初而已子路之復有過喜

聞子張之復篤敬書紳曽子之復日三省吾身顔子之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方其過時鏡昏於塵及其既復塵開鏡明然而諸子之復復於既慾顔子之復復於未形莫非復也而遲速之間又有間焉此諸子之所以為諸子而顔之所以為顔也耶若夫小人之為不善動於心形於色發於聲音未有不自知其所由然者過而曰不知與夫知而不能復者是欺心也欺心即欺天也天可欺乎是故君子貴復天地復萬物生人

心復萬物明士而志於德其必自復始矣當復而速復既復而固復其顔之徒乎西昌倪公孺粹而和清而文以復名其齋而屬余記之故余樂與之言復之理公孺儻有意焉是則復齋記矣嘉定甲申季秋既望

種德堂記

南安置郡幾三百載其間鴻儒碩師以德善著者有六先生焉明道伊川則以侍太中公攝倅事而至焉者也東坡則經從而憩焉者也元城無垢則遷徙而寓焉者

也唯濂溪以辨分寧獄事用當路薦來為郡司理受知於太中開理學之源見諸行事尤為顯著故郡雖偏而是職視諸曹特重方先生在官時與部使者爭重囚不獲則置手版欲去曰吾不殺人以媚人竟免囚於死自是繼武者民必以濂溪望之故地望雖重而稱職為難非難于稱職難於為濂溪也金華徐杲明仲繇賢關職科第再轉為郡理官政成課最上有日矣扁其堂曰種德詩以自見而委鹿卿記之其有濂溪之心而溯其原

於臯陶者乎夫兩賢相望經歷幾世而以德為刑其心一也善種德者必先定吾所以種德之地臯陶之欽恤濂溪之中正地也地立矣凡而偏怒竒憐𥁞吾種者也有一於此皆德之累去其累深其種明以本之恕以繹之廉以培之剛以耨之學以豐之則德盛仁熟而難者易矣雖然是不可以朝種而莫穫也昔禹稱臯陶之德而稱其邁言遠也漢于公為決曹乃侈大其門以蘄陰德之報夫處斷平允決曹職耳而其言如此則公之種

不既匈莽矣乎臯陶之意濂溪得之以為濂溪而于公或未之知也明仲涖官有能聲又即德名堂以詒其後于公幸子孫之貴而明仲永免子孫之憂可謂善學濂溪者矣今理廳彖先生而祠之凡在此位者暗室屋漏微有慊於吾心則入而居於堂出而拜於祠必有不安焉者矣此明仲名堂之深意吾故表而出之寶慶初元六月七日記

雲封禪寺重修造記

大庾五嶺之一也踰横浦而南陸行十餘里山行五六里盤盤迴繚曲躋于嶺巔界江廣之交石壁對峙是為梅關關南寺曰雲封六祖大禪師之法區也自漢元鼎庾將軍戍關而嶺始名自唐開元張曲江公刋山剔石而關始通自咸亨六祖得法而寺始創青山流水環屋上下蓋嶺嶠清絶處也世言大鑒傳衣法於黄梅以歸僧徒追躡爭之至是師置衣盤石上追者不能舉及卓錫地間泉踴出後人即其地為寺大宋祥符庚戌始賜今

額中間寺宇興廢紀載失其傳莫可考詰至於今老屋暗腐住持永清勇猛精進必欲自我一新之以誠告當路聞者傾施則鳩工庀徒踰越險阻輦材於三百里外中為祖師殿東為霹靂泉亭南為靈官殿西為西閣又西跨山兩崖梁空為僧堂翼異殿之右隅歧道面東為官廨扁以駐節髙明軒豁罔不稱事刻攘畱翳幻出金碧役始於嘉定癸未成於寶慶乙酉縻緡錢二千有竒惟法堂方丈尚仍固陋亦且鋭意經度凜凜向就矣清自

武其功走南安城謁記於郡文學南昌徐鹿卿以紀歲
月余嘗試語清曰昔祖師樵採負薪以足衣食比其服
勤碓下密契無上菩提言下了了本無一物當是時萬
境皆空室廬政復安在一向從末法中作佛事於祖師
意云何清曰妙莊供誠非我事然自我之居是山數十
寒暑矣車之入乎闗者不知其幾千兩也車之出乎闗
者不知其幾千兩也我從其後而問之其人勉於職者
勤於政者心於民而不敢苟者則人必曰此賢者也才

者也其或養蠹敝偷歲月媒身而職之弛甘利而政之荒則行路非之盱隷仇之夫吾教本于無為而或以有所為見譏子教職於有為而或以無所為見疾孰知道無精粗無人我無內外無為而不為有為而未嘗為孔與佛不相悖也子亦觀諸嶺上之梅乎如是而生如是而華如是而實如是而落謂之有所為可也謂之無所為亦可也能具知識於其有無之外則道在是矣余於是䀢然驚豁然悟因嘆曰魯男子善學柳下惠永清善

學祖師乃今日獲聞第一義諦因次叙其説使歸刻之以諗後之出入是關者俾無愧於嶺上以貽清之笑云落成之歲六月望日記

雙碧柱記

教官廳之東有樓三間曰導月嘉泰壬戌曽侯準建廳北堂五間嘉定辛亥方君季仁建樓後堂之左為屋三間面東兩峰扁曰雙碧寶慶丙戌徐鹿卿建屋前築臺從十有五尺衡倍之扁曰月觀觀之前為圃中累土尺

歷四尋植以雜花木既就而鹿卿去惟廳事創於慶元丁巳隘且敝材嘗具矣而役弗及幾來者圖之丁亥朔日記

重建六齋記

寶慶二年秋七月宮教東陽馮公特卿守南安始至環四封之内屬耳以聽令公百未暇問既祗謁先聖先師則進誨之顧視齋廡畀敝喟然太息以為待士之道有所未稱即捐錢廿萬繼之以粟俾儀更造鹿卿稟命而

退以事聞于繡衣户部永嘉陳公畏公亦曰此宣風化者事也況吾故治其可無助子錢如郡之數時左史撰太師三山鄭公性之攝漕事聞之亦助十萬度費浸具則經營鳩工掄材給直與民間等委職生分董其事悉撤故而新之不足則益以學糧錢七十萬有奇米石百又不足郡帑再益錢十萬而鹿卿亦稍出俸廩以佐費對列六齋齋建爐亭為位廿四總一百六十楹百爾器具罔不飭齋之扁曰進學近思貫道尚德時升上達以

九月經始越四月告成已乃外瓶櫺星門外葺養賢堂庖廩向背各易其所規模雄偉視昔加倍士喜且奮請為記鹿卿不得辭惟昔周程先生講道是邦軌範森然可敬可仰而養士之宮因循日入于壊頹簷老屋弗支雨風講明切磋之功為希闊其責宜有在也維時良二千石以學校為重部使者又相與出力主張之豈真為觀美哉古者上自天子之國都以達於術於黨於家莫不有學使之羣居族處相觀而善會異而同之故士之

為善者衆也王教不行人自為說家自為學無師友以講㑹其文義開廣其心胸下者為儀秦髙者為楊墨波蕩流溢泯泯棼棼其閒居窮守獨以自力于善者宜若有人然亦有安之而不變者縁有司無以興起之耳今六齋既建廊榭靚深牖戶明敞硯席之味隔於塵坌饔飱之供愈於簞瓢傳道有師考古有籍於是藏脩於是遊息一叩擊間有圓機焉一領悟間有神化焉夫亦可以自勉矣學者其毋負朝廷作成之賜歟夫伊洛開端

肇始之意異時卓然自立如古人以經義治事名齋而勲名節行與齋俱傳是則士之職也亦三君子之望也明年春正望記

福州請雨記

紹定壬辰夏六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徧走羣祀未效大帥番陽李公以石鼓閩重鎮其下衆水所滙必出雲為風雨乃命屬吏南昌徐鹿卿致禱丙申詣寺齋宿丁酉黎明登岃峛禮畢而雨是夕大雨戊戌又大雨己亥雨

止槁者蘇涸者流刻而識之侈神之休右記刻于鼓山大頂峰隸書在

朱文公天風海濤四大字之傍

白太守論南安縣試選事

淑民心非難變民習為難西蜀在漢以前有蠻夷風不

齒於中土文翁為守及脩起學宫招下縣子弟以為學

宫子弟高者補吏次者孝弟力田每行縣益從諸生與

俱又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至武帝

時邛莋不通遂遣司馬相如乘傳往使覔能略定西南

夷以歸自後如王褒揚雄嚴君平彬彬繼出而蜀郡安治者累年至先主遂倚之以抗吳魏是知民之習變則民之心始可恃也橫浦三縣惟南安最為僻遠民居深山窮谷間與溪峒雜揉賢士大夫足跡之所不到其民非因詞訟不至州郡所見者獷戾之風爭競之事耳雖有秀民亦往往淪没於其中每歲本縣不過春秋二季差官往大傳寨指為士者而試之以場屋之文一日而散如此而欲變其習誘之為善莫若倣文翁之意令本

縣每歲縣庠及大傳寨春秋補試務寛其選諭其樂於從學者不限員數倣秋闈勸駕之禮集縣官飲餞之而給其道里之費遣詣郡學受業其成人者則隨經分隷學諭教導童子則處之小學而委教諭職之校官時進而誨之以禮義之大端彝常之大訓如有所學優異及月書季攷入等之人則州郡亦稍加旌别其登第者則與之陞甲而兩預鄉舉年至四十以上者得比廣郡詣廣之漕司銓量權攝在廣州縣官其正奏特奏人欲於

廣定差者皆得眡二廣例使之知儒學之為榮而漸銷其豪横之氣一旦或有暴戾之事則令其鄉人請舉入仕者化諭之如相如之於蜀庶乎其情易孚而坐得其要領如是則禮義之習成而可以為不叛之地矣

論待敵救楮二劄上樞密院

竊惟今天下事夥矣其尤重大者非寒遠疎賤所敢僭言而通國指為急證者有二曰積强之敵也積輕之楮也而敵之視楮尤急請先言之夫敵非能為吾禍吾實

自禍耳竭事力以挑勁敵之怒導蟊賊以養背脅之疽遂使變起蕭牆憂關宗社而君臣上下未聞有斷斷一定不易之謀前有一誤而莫之懲後有二病而莫之救將何以為自立之地哉何謂一誤聞之道路朝廷陽雖諱和之名陰有向和之實廟算弘深必自有說豈非以邊城已破器械已空兵糧已竭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舉彼其盤據荆襄者為兵為盜未可知也使敵誠欲講和果兵邪必能引而去之果盜邪必能掃而清之還我舊

疆受我歲幣而吾因得假歲月之暇為葺理之圖藉令
它日不免寒盟而吾之家計立矣邊臣之所以主和朝
廷之所以向和意或出此而國人之論則不然謂以為
當中原雲擾之時敵去我凡幾何里沙漠遼絶歲幣當
於何而交道里梗塞使介當於何而進是以未論和之
不可保已憂和之不可成而主議之臣曽不察此所遣
間使更往互來支撓之數動至盈萬歲月隳於渺茫之
計幣藏耗於非泛之供今其效亦可覩矣萬一敵盛兵

以臨我假和以紿我我不能戰而復紐於和則是甘蹈金人之轍也可不懼哉何謂二病一曰規模不立昔樂毅下齊七十餘城齊以不支之勢一舉而盡復之惟其無一念不在於復城故卒無一城不可以必復厥今立國東南以荊襄淮蜀為屏蔽棄襄者棄荊之漸棄荊者棄淮蜀之漸也方城漢水我所必爭縱未能收功於目前亦豈宜遐置之度外而在邊在庭志氣消索襄閫一跌則以墮甑目之邊城一失則以土梗視之荊州之孤

注甚微兩淮之風寒孔棘至蜀則又甚矣處日蹙百里之時而悠悠舒舒不異平日雖不顯然為畫江之言而已隱然成畫江之勢識者之憂不在荆襄而在淮蜀矣二曰謀慮不孚越人之謀吳也舉越國同一報復之心吳之謀日益睽而越之心日益叶勝負之機於此而決今強敵之衆中原之盜逆全武仙之餘孽尅敵王旻之叛卒皆叶口一力求以快意於我而回視吾國則上無勾踐卧薪嘗膽之志下無種蠡分治内外之忠朝廷之

意不白於天下邊帥之意不孚於同列江淮之閫各自為謀上之人調娛委曲惟恐咈之其何以當百勝之敵哉為今日計謂宜懲一誤去二病大作規畫以守易和寇為收復荆襄之圖中寓聯絡吳蜀之勢北兵吾讐敵也一人一騎不可復引而置諸大江之南邊民吾根本也虐征重斂不可復橫出以竭其生生之理練兵擇將備器峙糧盡心力而為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一州可取則復一州一邑可圖則復一邑然後遴選邊豪以為

守令又擇嘗仕於邊諳練事體者與之条稽假以便宜優其事力而舉前日所儲之兵糧器甲以實之俾得糾集兵民且耕且戰為效死勿去計是所謂守者將以守吾祖宗疆圉之限非畫江而守之謂而戰在其中矣政使敵情無饜則將移吾之所以守備者與之戰戰勝而後和則和可久而後禍不作矣夫七年之病雖已錮而三年之艾猶可求不求則終其身而不可得其愚不知兵然蒙恩稟議容府故敢陳其管窺之見如此惟廟堂

賜省幸甚

第二劄

某既陳待敵之說矣請繼言救楮之說夫楮之所以輕者以其多也吾既無見緡可以用官價而大收之則當有權宜之術以救其窮而拘常之論必欲以一換一曰吾不可以先自輕楮而失信也不思以一換一則猥多之數略無減損不過易舊為新改換界分而已何以能使新界之必重哉且楮之始行非以楮為錢以楮飛爾

其官價七百七十未嘗一日變也自輕楮以來民間隨其低昂入以此直則出以此直初不為病受其弊者獨朝廷爾二稅之數無增也祠牒官告之直無增也征商牙契之人無增也及其出也市物之直增矣戍兵之生券增矣諸軍衣糧雖如故而非時之給犒增矣官吏正俸雖如故而添給之暗增者亦不少矣利權通塞命脈繫焉而上之人曾不察楮多之由思所以省嗇而澄其原方且揚湯止沸日益滋甚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然

猶曰是特一時之費也兵息則費息矣若至守城臨軍喝轉資給一歲增添支賜為數浩瀚蓋將終其身而後已兵事不解則資給愈多其將何以為繼然猶曰是非吾之得已也蓋有得已而不已者矣如添差員額一二年間增㲼凡幾州郡有三數除授而未定者送迎憧憧靡耗甚廣且宅冗費難以徧舉既不能節其出又不思草其弊問之則曰是無策也可乎夫所謂權宜之策者使百姓以高價受而吾以低價取不可也無害於民而

有傷於國亦不可也苟無二者之病則就短而求長宜亦可為矣今外方楮價率止二百二十金近畿雖有三百之名然皆虛增物價以當之實與外方等爾竊謂十六十七兩界斷無復昂之理宜有以殺其大勢别造新界而準時價之實以一為三權與舊楮並行所以然者恐新楮印造未多爾凡官司支遣新楮則一千當七百七十舊楮則三千當七百七十民間二稅入納除一半見錢外其一半官會並須參用新舊新楮則自如常數

舊楮則以三為一謂如納稅二百千其一百千見錢自無增損一百千官會合用新界五十貫用舊界一百五十貫通凖一百貫願全用新楮者聽惟折絹折麥之價似聞以舊楮之低頗有增數却許分明具申别與裁損其它入納凖此所納舊楮盡以解發若有出於合解數目之外者則用新楮償之亦以一而當三如此則楮之數三分殺其二矣有一分新并楮行止是殺得一半用後說收減則是三分殺二矣然造新須降恐其數未廣

又當用救急之策以漸殺令之監司州郡凡有楮積交承常平等錢去處不問名色不限多寡各出其半以收舊楮每貫以二百四十足為定價合三貫計之為錢七百二十足是亦以一收三之異名也用實價則官吏不至牟利而為貪有常價則官吏無所增損而為姦每路委有風力監司一人主其事先考覈一路之錢共可以收會若干既以收兌則旬一具數申聞朝省而以兌到舊會分限解發焚毀務在必行俟新楮之價增計各處兌

過錢數撥楮發下填償元來窠名而又有說以終之收楮之令既下凡祠牒官告之在官者皆止而未售見錢將既然後出令曰舊楮之頒凡若干數今已收及七分矣自餘三分無從盡得見錢收買從其月日為始民間應有十六十七界會盡用以買祠牒官告舊來祠牒每道八百貫今準實直合用二千四百貫官告亦如之並未用新楮此令一出則有舊楮雖欲不准祠牒官告之求不可得已兩策並用相為扶持數日減而價已增豈

不愈於束手坐視乎其間條目猶可細議其大要在於減殺爾雖然權宜之策亦非可以終恃苟不知塞楮出之原則多止十數年少或三四年弊復如前矣繼今以往凡可以耗吾財計者謹之重之是又救楮本原之論

上廟堂論楮鹽書

某投閑窮谷外事無所預知其得于耳目所接有可以上助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徹今之大計惟楮與鹽米而已鹽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盡然然

朝廷何暇與百姓分說兩月以來江西舊楮收拾幾盡價增至百九十矣新亦與之俱增此浮鹽之功而大丞相救内弊第一事也楮於是可扶持矣存舊所以扶新減舊所以扶舊舊于何而減曰當取十七界腐爛甚多搡而為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會遲之數月二百之價可以次增舊之增即新之增也第有利必有害苦於食淡者江西湖南為甚然救得楮弊則暫時之害勿問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弓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重

豈朝令實然自軍將州郡夾雜虧減而又取盈於是積而至此所謂疑似致謗是也某前所議浮鹽以為價愈高則私販愈爭必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比見違禁者魚貫于路深有望朝廷思所以為彌爭之道私牘公文言之詳矣嘗蒙下賜鈞翰以為邊事息則罷之有以得丞相之心矣不諗今歲邊儲糴本如何若二事已定則自大丞相行之自大丞相弛之使天下曉然知賣鹽所以收楮則正大明白孰不愜然心服皆將謂經綸

老手所以開闔斡旋者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豈不甚盛美矣乎江西早禾僅爾中熟晚稻未保其往六十萬之糴爲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爲先出位僭越等祈鈞察

青雲課社序

已卯之春其月建寅其日巳亥青雲課會十有七人集于里之崇元觀以文會也酒才數行殽核具而已卒飲相顧言曰朋友之會尚矣蘭亭之集以脩禊會別墅之遊以圍碁會竹林七賢以放達會酒中八仙以沉醉會

朋友之會尚矣而以文會者寡也惟吾鄉里之士平時過從聚合言論鯁鯁如藥石矧當天子詔興賢能郡諸侯勸駕之秋蓄銳待敵正其時矣可不益圖切磋之功乎此課會之舉吾徒所以相長而求益也凡與此會者不以技過者必知所裁而未及者必知所勉也不以齒長者毋至於亢而少者毋至於憚也不以分師生得以相正親戚得以相規而兄弟子姪得以相指摘也言而失則約之中行而失則返之善其所以輔仁者又有在

於會文之外也豈直曰綴緝之工而絺繪之巧邪噫嘻尚敬之哉尚勉之哉於是同辭而歌曰彼澤相滋兮流長彼蘭相襲兮幽香維朋友之好兮亦澤麗而蘭芳廼賡載歌曰諱過兮不藥之膏肓專固兮自伐之斧斨維朋友之益兮尚瘉疾而起傷又歌曰青雲坦其路平桂窟藹其風清維朋友之慶兮當攜手而同升歌畢乃命徐某次而叙之以為識且條列事目而附諸其後云

白太守論立限撰勸農文

竊惟上自朝廷下至郡國設官分職大意畧同天子之尊不親細微則其代王言者有翰苑有中舍諸侯之重不屑細務則其代翰墨之勞者有館客或以委屬吏之能者等殺雖殊其體一也夫今朝廷之出命其事大體重者則有鎖宿若其常事則許退而譔述未嘗律之於期會之間也是非私於代言之職以朝廷之體當然耳郡文學之視衆寮等爲屬吏而事任差省則夫嚴之期限責之遵稟誠未爲過然州郡平時所以優假之者每

事稍異詣府而許之升車莫謁而許之預座非私於文學也以州郡之體當然也且均是人耳今日為中舍則不律之以文法上而為文昌為侍郎則簿書期會豈能盡廢今日為郡文學則不限之以常程再任而為幕職為縣令丞則簿書期會夫又何辭由是言之其所以稍加優待者直以在上之體當然而不為下者設明矣有如軍府之尊嚴責一屬吏為至易之事茍其力之可為一頤指之奚敢不力非如宅官財賦之不可必辦獄訟

之不可驟决而至於臨期誤事者比也今皂胥不照與
簿書吏事一例行移在某幺麽之蹤非敢驕蹇慢令但
所在少有此例恐後來承襲不改繼至者以為破例非
體自某始自判府始區區之意竊謂承命而行即是遵
稟不必先次具申然後為稱所有勸農文謹已譔述隨
劄繳申欲望明諭所司此後或有使令遲速惟命不必
如簿書獄訟之例況善政垂成步武日高在某趨風之
日尚多儻畧於為郡文學之時而嚴期會於它時奔走

之日則始終無非效報之地區區冐死不任悚仄

祠真文公祝文

嗚呼先生百世之師偉然泰山喬岳之氣象灑然光風霽月之襟期即微言奥理而深索處暗室屋漏而不欺以同胞同體視民物之衆以至公至誠結旒冕之知其操履如金石其議論如蓍龜善類所倚以為宗主權門所不得而招麾清明見信於奴隸姓名至誦於童兒蓋親接乎考亭之緒又將沿伊洛而泝洙泗使天假之年

則必措世於唐虞之雍熙惟昔賀馮周原之駱適值江左之饑非特蠲逋巳責以為惠而又捐金貸粟而繼之非特殫寸心之懇惻以挈其綱領而又羅九州之俊以効其驅馳慮於巳者無一毫之弗盡切於民者無一事之不為請於朝廷者為五十餘萬之廩粟脫乎溝壑者不知幾千萬户之黔黎視后稷之由巳真可對越若汲黯之開倉又特其細微甚偶以弱質承乏計司仰先生之高躅兮匪門生之敢企矧嘉熈之歉尤甚乎嘉定之時

官無可發之廪國無可捐之貲人倫天理且至此而幾熄菜色雷腹徒坐視其顛隮亦嘗吗乎閶闔迄何補於毫釐於此而後知仁人之盛德浹乎淪髓而淪肌至今父老尚言之而感泣名筆紀載偶於是而獨遺昔有不言使虜之績獨自喜乎活青州之饑先生蓋嘗仗漢庭之節諒此心與前哲而同歸謹倣祀忠宣之遺意用敢揭遺蹤而並祠其適有共二之役行解授代之龜命屬妥靈矢心致詞庶幾秉史筆者之有採抑以慰甘棠無

窮之思

横江雜稿序

韓退之不肯著書謂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欲俟五六十為之兾其寡過予才不敢望退之萬一則雖終老未可以著書況未五十六十乎自來横浦三年凡見之一二諸文大抵出於應酬之迫非著書傳遠也士友不子鄙請刻梓以傳蓋屢請而屢辭焉辭之力則梓之私甚矣愛而忘其醜也既成以示予予曰盍毀諸或者艴然

曰工不工才也傳不傳理也過而刻之是蠟市人之鞭也過而毀之是碎仇池之石也鞭不可蠟石不必碎子姑求如退之者而折衷焉予曰諾因書以識

趙司戎詩集序

昔余讀六一先生送東陽徐先生序其詞典以正其意閎以深未嘗不歎君子之愛人以德也及來橫浦司戎趙君時舉一見如舊交間誦其為文沛然如決川東下雖龍門砥柱橫扼其衝而不為避噫亦銳矣于後交益

深情益洽每寮友會輯則論人物短長賦詩歌談江浙嶺海間奇勝事可駭可愕無能發一矢以當其鋒者雖郤縠之明經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羊叔子之輕裘緩帶時舉蓋不多遜也久乃出詩詞四帙示余余熟之復之於是盡得時舉之為人令將御秋風東行過六一之鄉試持盃酒酬先生味其言而想見其風其必有得矣他日一笑相逢幸為余道之嘉定甲申夏季

贈相者王仲父序

永嘉王仲父以風鑑游士夫間攜版曹曾君書來謁余亟見之其容泊如其論鏘如誠有如曾君所云者余方欲觀賢者於世煩仲父助余訪之或端居渾穆而胸中自有丘壑或退然如不勝衣而智慮足以籠絡宇宙或其外介然而襟度粹夷吞吐雲夢而畧不芥帶或野服草履一瓢一簞而軒冕之貴不足以動其心若是者皆余之所願師且願交焉者也仲父足跡半天下閱人多矣今又將踰梅關觀南海所至亦遠所見當益高苟於是

有得焉還以告余余將許仲父具一隻眼嘉定甲申季夏

陳大庚公餘集序

古今官職號為繁劇者甚多而邑為甚處繁如處約處劇如處閒可以觀政矣不齊之琴子游之絃歌其胸中浩然與造物者並游於八極之表曾是繁且劇者得以累其天哉三山陳君國華來宰大庚踰年而余適到值君方攝學事辱為交承即之而溫叩之而不窮而尤樂

寓意於詩語一出口則士流輒爭取傳誦以爲楷時盖久作益富則又爲之鋟梓以傳余得而觀之其詞清而不癯膄而不汙而意態更自閑適盖喟然而嘆曰琴於單父絃歌於武城詩於大庾殆異世而同轍者歟方其調素絃發吟肩聲出金石筆落風雨豁然而萬象呈悠然而百慮消豈知有所謂簿書期會之勞簿書期會之之楚之追哉至於詩出而人誦之既誦而梓之士民相安之情亦可槩見夫惟爲政而不得罪於士民斯可矣然余之

所欲言者外與內一理也身與政一本也君之體方有所底滯而未得其平繁劇既不能為吾政累則底滯當亦不能為吾身累矣噫養身之法詩法是也君盍反求之

已酉奉御筆宣諭之平江府任恭跋

御筆云聞徐其疾已痊安念其賢而有才決不可聽其歸吳門咫尺宣諭此意勉其之任某至平江刻御筆於郡治恭跋云恭惟皇帝陛下仁恕根於天性忠厚得以

家傳涵覆寓宇壹以中庸之道為本羣臣則體之真如腹心手足之視也庶民則子之真如痒疴疾痛之切也視三五聖人之用心蓋同一揆臣孤蹤寒逺久分投閑淳祐更化之明年上誤眷知復塵班列踰歲被疾滿三月告終不瘉勢偬甚乞去弗獲復蒙恩予麾節力辭又弗獲進退彷徨惕焉懼得罪廼閏四月十有七日相臣以傳旨宣諭賜臣御札勉令之官臣端簡捧誦龍翔鳳翥星輝日麗恍然温綸之挾纊灑然病骨之欲仙臣亟

百拜稽首欽承天子威命甫旬日即扶曳就道紬繹聖
訓夢寐不敢忘夫臣有疾陛下念之臣乞歸陛下留之
臣未行陛下勉之非體之深乎然仰窺如天之仁豈直
為臣一身計哉扶風于今為股肱郡自朝廷視之則臣
身為近自淮浙視之則吳門為近由是而推以及於四
方萬里之廣愈遠愈近愈踈愈切所以體羣臣乃所以
子庶民也天章昭回實與中庸之旨相表裏凡為臣子
者疇不感勵激發殫死力以報萬分哉思昔汲黯守淮

陽自以病力不能任郡事武帝勉之曰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爾臣之才不足望黯而陛下之恩過於武帝使臣不以淮陽治吳門則為負其民不以汲黯事陛下則為負其君用敢勒諸堅珉以紀聖恩以明臣志

跋無垢借米帖

軍倉遂絶糧九成至此十三年未嘗見也白米借十石糯米二石以濟其目下艱窘公如納秋苗却可就取也九成干浼日升學諭宅上萬福

右無垢先生寓橫浦時借米於曾君日升帖也先生遺墨在郡者多矣閒人達士皆嘗表而出之獨此帖湮晦不傳其從日升之曾孫國良借觀之三復以還究然而趨下風承謦欬也嗟夫士固不免於窮窮然後見君子魯公之乞米先生之借米其困阨無聊甚矣而傑然之氣浩浩乎其胸中不衰也抑於是竊有感焉古人固有三旬而九食甑塵而釜魚者矣而二公不能以無求何哉蓋道無常在在時而已當其不可則不食不受不害

其為髙當其可則或乞焉或借焉不失其為潔愚因先生之節又以知曾君之賢所謂十三年蓋紹興乙亥歲也後七年中秋南昌徐某敬題

跋杜子野小山詩

言天下之美至於同而止五穀天下之正味其美不待贊也至於水草之蔬陸海之産亦得以擅美焉何也以夫人所同嗜也十年前聞子野有能詩聲今於梅花嶺下得其藁亟揮俗吏去披卷讀之雖未暇饜觀而佳句

已領畧矣及觀諸老題跋則凡所當識處往往與愚意合信知口之於味有同嗜焉茍同矣其爲美無疑也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要當作如是觀若夫五穀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則又在吾心自爲持衡少陵五穀也晚唐多品也學詩調味者也評詩知味者也孟子有言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試與子野商之嘉定甲申閏八月哉生明

李監税子以其祖肎堂所書盤谷序求跋爲書

其後

魏鄭公以忠亮聞於唐世寳其笏至孫謩挺挺有祖風於是家益大忠益著笏益重人主至以比甘棠噫是可觀已為肖堂之孫者尚勉之

文谿曾氏五君圖賛并序

西昌曾肅温夫嘉祐進士山谷寧邑以清高處士目之有子四人長安辭長吉三舉與大觀三年特奏名闢室以居繪古逸士十人於壁而倘佯其間號十一居士次安上

移忠熙寧中兩中第仕止彭澤令號屠龍君嘗著禾譜
東坡所為作秧馬歌者次嶧舜和元符二年進士仕止
清川丞號青城山人次强安南夫第元和三年一科仕止
湖南常平使者號秀溪居士是為文溪曾氏五君子其
曾孫待舉繪為圖求贊贊曰
超然一翁四子儀之孝友之風見於鬚眉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問胡為然從吾所好落落難合皓皓易汙歲晚
松檜獨不我踈父子一家渠蒦千古勗我雲仍祖乃厥

祖

梯雲義約

横浦以周程重以無垢愈重欲學周程唯學無垢可矣今士子進身獨科舉一途科舉未可少也無垢以經學試秋闈薦名第一試南宫又第一對集英又第一而先生之所養所言所守何如也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則伊洛可詣義約可舉而科舉可無愧也

跋黄瀛父適意集

余㓜讀少陵詩知其辭而未知其義少長知其義而未知其味迨今則畧知其味矣大抵義到則辭到辭義俱到味到而體製實矣故有豪放焉有奇崛焉有平易焉有藻麗焉而四體之中平易尤難工就唐人論之則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樂天得其易晚唐得其麗惡之者少陵所謂集大成者也余固樂於易而瀛父實以易得之是與余同味者故書

送造墨唐生序

予來横江兩載有以硯岡文集惠教者讀之累日不厭於是始知有硯岡越明年唐君攜墨卿來訪問其世則固硯岡之裔也予已心知其墨之善矣呼陶泓毛穎楮先生面試之皆曰可於是又知有唐君大抵人之於書於畫於琴棊筆墨均名一藝使庸俗輩為之非不具形模也非不存節奏也非不備體勢也然形完而神敝聲宣而韻淺外澤而中枯作者一出意為之則相去往往懸絶是豈可以智巧索哉探丹若神運斤成風必有進

乎技者矣唐君誠有以似硯岡之傳則墨其餘事也

跋趙簿覺菴彙藁

先儒以手足痿痹喻不仁而以覺言仁方其不仁也吾之心腹手足百骸九竅藩籬橫生封畛角立無自而能一及其覺也則萬事一事耳萬物一物耳萬理一理耳無往而不一是故覺為難誠覺矣其於言於行於已於人於家於國有二理乎無也覺菴趙君與僕為同年友仕南安為同寮其文老健雄放發於學力之所到不與

後生抽黃媲白者馳騖爲髙其遇事敏而銳其子弟秀樸固知其非偶然者及觀所著彙藁而養志一說實先焉詞旨之深有以推明内則之所已言而發揮吾孟子之所未言者而後知覺菴之悟門在此也夫覺則爲仁而仁之實在於尊親推此而立言垂教則千條萬緒其有外於此覺者乎伊尹曰予將以覺斯民也覺庵尚勉之

廬陵譚校正以自牧名其齋請予銘之

山兮巖巖而蘊於地至高能下乃謙之義是心之微出入無時一失其養矜夸敗之大言欺世盛氣淩物求名而亡為德之賊衆山雖高猶有嵩衡嵩衡極矣天在其先君子人與畀以自牧若無若虛雖足弗足追羊羊亡飯牛牛肥凡牧之道推此可知

清正存稿卷五